

论庄子笔下“形残神全”人物

黄月仪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庄子在《德充符》篇中以肢体残缺者作为主角,借寓言故事阐明这些人虽形体不全却受到众人的尊敬与钦佩的原因在于内在德全。作者通过对庄子笔下“形残神全”人物的分析,探讨庄子刻画这些人物的原因,发现庄子认为形残神全的人内在德全的观点与他在《养生主》中“缘督为经”、《人间世》中“无用为用”和《大宗师》中“安时处顺”等哲学观有着紧密联系,并对后世的 中国美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庄子;形残神全;美学

【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4)03-0040-03

《庄子》是一部奇书,书中多有奇论。许多地方看似散漫不经,其实颇具深意。例如,《庄子》一书中描述了许多“形残神全”的人物,以及形残或形陋不堪无用的动、植物,并对其加以赞扬与肯定,一反世俗之论,这其实是他对于人生、人性以及美与丑的看法的形象化表述。前人对此多有阐发,本文亦将就这一现象作一番探讨。《德充符》为《庄子》内七篇之第五篇,关于篇名,郭象注:“德充于内,应物于外,外内玄合,信若符命而遗其形骸也。”^{[1]b57}所谓德充符,不过就是道德充实于内,而万物应验于外。在这一篇中许多相貌丑陋“恶骇天下”的人在庄子笔下显示出美的光辉。他们不自暴自弃,即使身体萎缩也要保全心灵的完整;他们有着与众不同的价值取向,追求“形骸之外”的价值;他们重视整体的人格生命,超凡脱俗的人格形态中自然流露出一种吸引人的精神力量。借此庄子要表达的主旨是在于,超越外形残全的观念,重视生命内在的价值的提升,以体现大道精神。

一、庄子塑造“形残神全”人物的原因

《庄子》一书中,充满着形象化的寓言。所谓“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2]b774}在这些寓言中,通过故事或人物形象,来表达其观点。其一如庄子在《德充符》一篇中,假设许多“形残神全”之人,以见德较形为贵,形残并非等于伤德。“形残”,指外在形象丑陋或残缺的人。“如兀者王骀、兀者司徒嘉、兀者叔山无趾、丑人哀骀它,以及绰号闾跂支离无脤与瓮盎大瘿诸人,有的遭受刖刑,有的天然丑陋,有的因病改形,可说是些残废人物”^{[3]b171}。“神全”,指“他们都能忘其形骸,惟德是务,于是德充于中,自然发为光辉,而独秀人群。他们不惟自己忘其形残貌丑,使他人亦忘其形残貌丑;

不惟忘其形残貌丑,更令人敬爱倍至,如磁石之引铁一般”^{[3]b171}。这就是郭象所谓“德充于内而自符应于外”的实际表现,也可以说是“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2]b179},这是庄子笔下“形残神全”人物表现之一。

其二,叔山无趾不仅知重德轻身,而且能看破生死,齐一是非,孔子望闻其方内之道,他竟不应而去;哀骀它未曾言说就使人信任他,未曾立功就让人亲附他,人欲把国家政权委托他,还深怕他不肯接受;此之人等“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2]b172}。

何谓“才全”?

就是说,“人的天性不受外物的戕伤而得到完备的保存和发展”^{[4]b244}。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等都是外在因素,人不应受它们影响而以物喜、以己悲。应该将这些看做事物的变化,天命的流行,就像日夜循环不已,虽有至智之人,也不能推测其来源。所以只有听任大化的自然流转,才不至于被它们扰乱本性的天和,不让外界的变化入扰“灵府”。这样,心灵与外界产生和豫之气,而不失怡悦的本性,仿佛游于春和之中,好像四时不在天地,而是接续生时令于心中。

由此可知“才全”所指为才质完备即德性的完整保存,“才”此处当以“自然之本性”解释方合于庄子之义。反之,子产以其位高权重、形体完整轻视申徒嘉之形残,仲尼以犯罪获刑之善恶观轻视叔山无趾,他们皆未能“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此乃庄子所谓才不全者。

何谓“德不形”?

庄子以水为喻论“德不形”,“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为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荡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离也。”^{[2]b173}好比天下

收稿日期:2014-05-28

作者简介:黄月仪(1988-),女,汉族,安徽马鞍山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美学。

之平,莫平与止水。这至平的止水,万物以之为取平之准则。并且这至平的止水,更能保持内在之平静而不向外开荡。同样人的德性修养若能静若止水就可以达到和谐境界与万物融为一体。成玄英疏:“夫止水所以留鉴者,为其澄清故也;王骀所以聚众者,为其凝寂故也。止水本无情于鉴物,物自照之;王骀岂有意于招携?而众自来归凑者也。”^{[15]148}故“德不形”谓修德而不形于外,“德”即是万物中内在化的道。修德于内却不求彰显但内德具足,使外物自然亲近之而不愿离去。

二、庄子塑造“形残神全”人物的哲学基础

(一) 养生之道——“缘督以为经”

庄子认为生命是由形、神组合而成,并且多偏重在神上,他在《养生主》中提到的“全生”有时同于全德,强调精神生命的重要性。人可以形残但不可神残,形残之人仍可以通过对“养生”之“主”(即精神)的求索,达到自我完善、自我延伸。

俗语所谓“善门难开,善门难闭”。庄子认为养生之人不可为善,因为善即近乎招名,自身便不得安闲,是违反养生之理的。水泽的野鸡饮食是不易得的,走十步才能啄一口食,走百步才能饮一口水。虽然如此,但它并不希求能蓄养在樊笼里,因为它处在水泽之中,逍遥自得、无拘无束,才感到精神旺盛。庄子描述泽雉的生活,亦是借喻养生之理。此种悠游自得的生活虽称美善,但庄子不自以为美善,这正是来反衬“为善无近名”^{[12]104}一语的,也可以看做是对“德不形”的别解。

养生之人亦不可为恶,因为恶即易受刑戮,更不足以保全寿命。此谓,“为恶无近刑”^{[12]104}。叔山无趾知有“尊足者存”^{[12]109}透彻“以死生为一条,以可不可为一贯”^{[12]109}之道理。这等明白道理的人不幸受到刑辱,犹能不怨天、不尤人,而归于命该如此,较比为恶近刑而怨天尤人者高出许多了。

怎样才算善养生呢?庄子认为要做到“保身”、“全生”,就必须摆脱“善”与“恶”的束缚,顺任自然——这便是“缘督以为经”^{[12]104}。督既有中空之义,则“缘督以为经”即是凡事当处之以虚,既不为恶亦不为善。如此则名固不至,刑亦不及,可得从容之余地以全其生命。这是对“善”与“恶”传统道德价值的否定,强调人应该融合于宇宙中的自然力,顺着自然之“道”作为“养生”的根本。“庖丁解牛”中的庖丁,解剖筋骨盘结的牛而不损其刀,正是他顺着牛的自然理路的结果。庄子从宰牛之方喻养生之理,借牛的全身,喻作社会环境;解牛之刀,喻作吾

人之身。庖丁“因其固然”,所以毫不伤折;则吾人处世,自当“缘督为经”,与世无忤,始可尽其养生之道。

(二) 处世之道——“无用为用”

庄子教人以顺其自然、处之以虚来养生,处世中更教人要适应环境与世无争,韬光晦迹甘居无用。这种价值观念的产生,一方面与庄子处在一个动荡摇曳、权利倾轧、暴力相向的时代有关。统治者以人民为暴力征服和权利斗争的工具,置人民的生死于不顾。有用之才累遭剥落,“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12]146},因其有用才伤害了他们的生机,不能终其天年而中道夭折。万般无奈的庄子,只有像社树一样以求不见用于世才得全其生。他将世人极力追求的功名、利禄、权势、尊位,视为桎梏罗网而一再回避、抗拒,而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这里庄子借不材的树木为喻,发挥“无用之用”之旨,以说明在人世间自处的道理。

另一方面,借支离形残的人,既足以自全其生又可以免撻世祸,举出一“无用为用”的实例。支离其形的人,还可以养其身体,终其天年,更何况自忘其德,也可以说是“支离其德”的人。以“忘德”超越于统治阶级所制定的道德罗网之外,是庄子自我保护的一种生存方式。若反之,如螳臂挡车自多其才、自夸其能者,结果不是力有不及、徒劳无功,便是为善近名、遭人嫉恨,那就有违处世之道了。

在这种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庄子笔下的理想人物必然会像王骀那样,虽外形残缺,却可以“立不教,坐不议”,使受教者能达到“虚而往,实而归”的效果。这种“无形”的“不言之教”甚至连孔子都说“丘将引天下而与从之”^{[12]159},看似“无用”之人正是凭借源自生命深处的精神力量而释放出感人的光彩。

(三) 生命之道——“安时处顺”

庄子在自然界中求“保身”,在社会中求“无用”,看似是要将自己隔绝于世外,对外界的态度是“无情”的。其实不然,他只是对于情欲之情采取警惕的态度。他说:“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12]179}故无情只是“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12]181}。庄子是以好恶为情,而好恶内可伤身,当然应当无情。“无情”的真正涵义,便是“不委情肆欲,劳神焦思以至于斫伤性命、涂灭灵性;即对外界的一切人事变化不加介意,放松自我,不做人为的增益,而是尽力净化人的情感和心灵。”^{[14]246}庄子认为只要顺应自然,摒除偏情,就可升华为有“德”之人。只有这种有“德”而无“情”的人,才能真正体悟

到大道之美,才能与天地共生而与万物为一。

而体“道”的终极意义,乃在于超越生死常规。庄子在《大宗师》中以寓言形式,描写了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位莫逆之交,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体认——“死生存亡之一体”。子舆病重,子祀去探视,见其形拘挛不堪,便问其是否嫌恶自己的形象,子舆若无其事地回答“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也。”^{[2]b208}这是将生命看成,生是应时而生的,死也是顺时而死的,应该生时,即安其生,死时即听其死,这样便不至欣生恶死,便是不为物情所累。对于死生的变化,庄子的态度是安时而处顺,庄子借子来之口形象地描绘了这一观念。子来病危之际,其妻泣之,子犁去看他,他对子犁说“夫大块载我以行,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2]b196}把死生当作时命的问题,安而受之,无所容心于间。另一方面,庄子认为已有精神不死,即无所谓生死。庄子这里借孟孙氏“其母死,哭泣无涕,中心不戚,居丧不哀”^{[2]b218}的寓言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这就不难理解,庄子在《德充符》中强调形之全否,与德之全否,并无关系。是他已承认德可离形而独存,亦即承认精神可离形体而独存。

三、庄子塑造“形残神全”人物的影响

《庄子》“形残神全”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及赞述,颠覆了世俗的贵全贱残之论,引发了人们对于人生意义及价值的深刻思考。这对于后世知识分子人生观及价值观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形残神全”之论的意义还远不止这些,它在美学上的影

响更值得深究。庄子美学思想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把精神美置于形体美之上,这对后世的美学理论、文艺创作发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里指出:“兀者王骀、兀者申徒嘉、兀者叔山无趾、恶人哀骀它、闾跂支离无脤、瓮盎大瘿,这些四体不全,奇形怪状的假想人物,在他说来,都是比仲尼、子产还要高超、神妙、不可思议;使妇女爱他们,使人民爱他们,使国君爱他们,使爱他们的人肯为他们牺牲一切;而视一般四体周正、不奇不怪的人反而是奇形怪状。他的意思是说绝对的精神超越乎相对的形体,所谓‘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得道之谓德,道德充实之征,使恶化为美,缺化为全,这便是所谓‘德充符’。但由他这一幻想,以后的神仙中人,便差不多都是奇形怪状的宝贝。民间的传说,绘画上的形象,两千多年来成为了极陈腐的俗套,然而这发明权原来是属于庄子的。”^{[6]b154-155}宗白华也在《美学散步》中说到:“庄子文章里所写那些奇特人物大概就是后来唐、宋画家画罗汉时心目中的范本。”^{[7]b7}

四、结语

庄子笔下那些“形残神全”的人物都有一种泯灭美丑差异,或者从道德、伦理学角度对丑予以淡化的倾向。这种关于丑的认识,对后世的中国美学影响极深远。后世如葛洪《抱朴子·内篇》的“得精神于陋形之里”的看法,《世说新语·容止》中对于刘伶“悠悠忽忽,土木形骸”^{[8]b442}的描述,郑燮的“陋劣之中有至好”^{[9]b1}的观点,刘熙载“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10]b88}的论点,都不难看出庄子思想在其中的反映。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明]焦竑.庄子翼[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3]张默生.庄子新释[M].济南:齐鲁书社,1993.
- [4]陈鼓应.老庄新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 [5][唐]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M].[晋]郭象注.古逸丛书景宋本.
- [6]郭沫若.十批判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7]宗白华.美学散步[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 [8][南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M].[南北朝]刘孝标注.四部丛刊景明袁氏嘉趣堂本.
- [9][清]郑燮.板桥集[M].清清晖书屋刻本.
- [10][清]刘熙载.艺概[M].清同治刻古桐书屋六种本.

(下转67页)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Nathaniel Hawthorne. *The Scarlet Letter*. Beijing: Yi Li People's Press, 2002.
- [2] Li Yixie and Chang Yaixin, ed. *Meiguo Wenxue Xuandu (Selected Reading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Tianjin: Nankai UP, 2009.
- [3] Wang Jianhui, ed. *Meiguo Wenxue Cidian (A Handbook to American Literature)*. Shenyang: Liaoning People's Press, 2001.
- [4] James Robert. *Nathaniel Hawthorne's The Scarlet Letter*. Beijing: Waiyu Jiaoxue Yanjiu Press, 1997.

Analysis of Diversity of Symbolism in *The Scarlet Letter*

ZHOU Shao-b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13*)

Abstract: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The Scarlet Letter* in 1850, Nathaniel Hawthorne becomes famous as the greatest writer living the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his reputation as a major American author has been on the increase ever since. Hawthorne uses the symbolism so skillful that it enhances the artistic effects of his work greatly.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symbolism in this novel mainly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changing symbolic meaning of the scarlet letter A and many objects that are described in the novel to make the symbolism clear to the readers.

Key words: *The Scarlet Letter*; symbolism; diversity

(责任编辑:周锦鹤)

(上接第42页)

Theory of Zhuang Zi's "God the Residue" Character

HUANG Yue-yi

(*College of Art,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2*)

Abstract: Zhuang Zi serves amputee as leading role in *DE Full Symbol*, borrowing the fable to clarify these people whose forms are not complete but they are respected and admired all due to internal moral. The author,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s from Zhuang Zi's "god the residue", explores the reasons why Zhuang Zi depicted the characters, finding Zhuang Zi's view of god the residue with the inner's moral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edge of classics" in the *Health Master*, "useless for use" in *Human World* and "when Ann at suitable" in *The Great Master*; it has been extremely profound influence on Chinese aesthetics.

Key words: Zhuang Zi; god the residue; aesthetics.

(责任编辑:周锦鹤)